



後搖滾 打破搖滾印象

2014-10-04 記者 張凱翔 文



19世紀末有「後印象派」、20世紀的70年代有「後殖民主義」和「後自由主義」、80年代則出現了「後搖滾」(Post Rock)。許多新思潮主義常被冠上一個「後」(Post)字，這個「後」字的背後有著解構，打破常規的意涵。而「後搖滾」(常簡稱「後搖」)，儘管有著搖滾的名號，卻打破大眾對於傳統搖滾的看法，這種解構後的搖滾以更為抒情、抽象的手法展現出獨特的音樂魅力。

深入電影配樂

近年來，許多電影都選擇採用後搖滾樂作為主要配樂，例如外語片【我們買了動物園】(We bought a zoo)、【紅翼行動】(Lone Survivor)，到國片【刺青】、【星空】等。

【我們買了動物園】的主題曲是出自於冰島的後搖滾樂團席格若斯(Sigur Rós)，當片中男主角終於有勇氣面對妻子去世的傷痛時，淚珠自臉頰滑下，配樂漸強，主唱Jonsi的歌聲流溢成一道祥和柔軟的強勁力量，襲向觀眾，將男主角內心的傷痛直直地擊入觀眾的心中。

國片【刺青】的配樂，則是由台灣樂團甜梅號的吉他手昆蟲白操刀，主題曲〈小茉莉〉少見地融入了流行歌手的歌聲。電影中充滿愛情的糾葛與午夜夢迴的痛苦記憶。透過富有情緒的柔順曲調搭配上歌手楊丞琳舒緩、令人沉醉的歌聲，細膩地處理了這些複雜的情感。此外，這首主題曲〈小茉莉〉更是入圍了金馬獎的「最佳原創電影歌曲」。

由於後搖滾的長處正是在於氣氛的營造與氣場的鋪陳，音樂曲線中處處埋藏著豐富的故事性，聽者的情緒也將隨著樂曲流動，在節奏之中產生情緒上的漣漪，藉而達到了配樂輔導觀眾進入電影情緒的目的。

〈小茉莉〉入圍第44屆金馬獎「最佳原創電影歌曲」。(影片來源/Youtube)

關注社會議題

台灣樂團「阿飛西雅」(Aphasia)，團名的中文翻譯為「失語症」。一打開他們的專輯，便看到大刺刺的字寫著「沒有語言，不代表沒有意見。」讓人難以忽略。

甜梅號近期所發行的專輯《金光之鄉》，根據團員的解釋「金光之鄉，是閃耀金色光芒的溫暖家鄉，卻也是充斥詐術、權術、話術，一個猶如金光黨的國家」，暗示著對於腳下這片土地的矛盾情感。

從以上，不難發現後搖滾樂團對於社會議題與時事的關注。不同於其他樂團的社會參與方式，後搖滾放棄了歌詞與人聲，採用更為抽象、細膩的方式，從樂曲中音色、旋律、節奏、樂器的使用，讓聽者自行產生對樂曲的想像，並將想像鏡射到真實世界中，找到屬於自己的立場。

甜梅號的樂曲〈關閉罐頭工廠〉，罐頭暗指著裝載核廢料的鐵桶，藉由隱晦的歌曲名稱，隱含著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反核意識。整首曲子長達十分鐘之久，節奏舒緩不徐，不時穿插著小孩子玩鬧的聲音，不由地使思緒將聽覺帶向視覺，腦海中浮現出孩童在海邊奔跑嬉戲的畫面；彷彿隨著「罐頭工廠」的關閉，人們便不再被高聳的圍牆阻絕，而能夠重回海與風的懷抱。而一連串簡短鏗鏘的聲響，則讓人聯想到一個個的罐頭被移出貯存場的畫面。

阿飛西雅的一首〈深春〉，其MV由電影【夏天的尾巴】的導演鄭文堂跨刀創作。影片中不斷以「失敗世代」一名詞稱呼時下的年輕人，藉由曲名〈深春〉表達出，年輕人雖然正值生命中的春天，卻由於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義，只能過著這種被稱為「失敗」的生活。

阿飛西雅MV〈深春〉描述社會的不公義，
讓青年世代背負著「失敗世代」的沉重罪名。（影片來源／Youtube）

後搖 層次堆疊

「以搖滾樂的樂器，彈奏非搖滾的音樂。」有人如此為後搖滾下了註解。許多人第一次聽到這種「非搖滾音樂」的第一印象是「純音樂演奏，就像是背景音樂般、曲子冗長、整首歌聽起來大同小異，沒有變化」，這些印象讓後搖一直走不出大眾市場。然而，這些評價對於後搖滾來說，事實上並非批評，反而構築出了後搖滾獨特的迷人之處。

《Gigs》搖滾生活誌創辦人詹偉雄曾描述後搖滾，「讓一般聽眾不耐的樂曲長度、揚棄主副歌的ABA曲式、像織繡花布般細密地建構旋律肌理、層層堆疊之後的爆發情緒、自高潮退燒下來的冷漠冰原冷夠硬，主唱缺席或僅把人聲當作另一種樂器……」

儘管流行樂也有著主副歌重複的特性，但相較於後搖滾編曲上的重複性，可說是小巫見大巫。後搖滾樂曲中，相同旋律常一次又一次地重複彈奏，一番變調後，又不厭煩地再次彈奏多遍。這種手法使旋律一層一層地堆砌成一座音牆，旋律走向逐漸緊湊，音牆也益加成長，隨著每次的變調，情緒更為濃厚激昂。而當這座高聳音牆的頂端就快未入天際時，便進入了「破音時間」。「破音時間」運用效果器讓樂器發出尖銳、瀕臨破音的聲響，整座音牆瞬間崩塌，打回原形。剎那的墜落，彷彿腳踩了個空，跌回現實，成了一場夢遊，空留下內心的波動。

冷靜的後搖

冰島後搖團體席格若斯（Sigur Rós），被樂迷公認為全球最有代表性的後搖團體之一，音樂風格以沉靜溫暖著稱，被評論為「具有侵入潛意識的能力」。在演奏時，不知不覺地，聽者已搭上一班駛離喧囂的慢速列車，若是仔細聆聽，甚至能聽到鋼輪與軌道在行進間的摩擦聲。迷濛又帶著憂鬱的旋律，一步一步讓聽眾走向心靈的祥和，這種平靜的力量，正是後搖的獨特魅力。

儘管迷魅的節奏並非每個後搖團體的特色；演唱現場的表演模式與群眾反應，卻共存著奇妙的「低調」默契。後搖滾除了對於音樂的解構之外，也解構了許多人對於演唱會現場的想像。講到演唱會現場，腦海中浮現的不外乎是人擠人的搖滾區、一片片發光的應援板、以及尖叫聲不間斷的熱情粉絲。以上的幾項想像，在後搖滾表演的舞台下，完全看不到。

後搖樂團踏遍各大Live House的舞台，走遍各個音樂節，有著豐富的表演經驗，以及為數不少的粉絲。但不論是樂手或是觀眾卻始終保持一貫的低調、內斂。曲目和曲目之間，鮮少閒聊；每首曲目的結束，也沒有太多的吶喊、尖叫，聽眾就這麼靜靜地站在台下，任由身體漂浮於音樂之中，隨之搖擺。



甜梅號表演現場，貝斯手背對著觀眾演奏。（照片來源／甜梅號blog）

原創與實驗

後搖滾豐沛的情緒及強烈的故事性，得到電影產業的青睞，彈奏出許多動人的配樂。但後搖少人聲的特性與獨特的音樂結構，讓它只存在於小眾市場中。在沒有流行音樂文化的介入之下，反而保有了最初的原創性與實驗性。樂曲的創作題材上，不談情說愛，卻關懷社會；似乎在聽眾們沉浸於己的音樂世界時，亦叮嚀著樂迷們要正視社會上所發生的事情，隨時保持關注與熱情。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